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近代學報
彙刊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殷夢霞、李強 選編

近代學報彙刊

第一四七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四七冊目錄

真知學報	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四三年一月		一
真知學報	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四三年二月		八五
真知學報	第三卷第一期	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六九
真知學報	第三卷第二期	一九四三年六月		三八七

真知學報

第 二 卷 第 五 期

目 要

韓文研究法

陳柱尊

莊子研究

李龍漢

劉宋時期之文藝批評

楊卽墨

文房四友考

朱建新

金石書編目商榷

甦生

統計值可靠性之研究

蕭漢卿

人類胃底腺壁之微細構造

柿木愛文

國立中央大學研究部出版

中國學生

第三期要目

今日的中國青年（卷首語）

博古與通今

讀書的目的與態度

速讀之訓練

怎樣寫日記

周公（中國名人故事之三）

古代的南洋

蒙古民族及其生活

時事講話

棉花之話

血液之成份與循環

一個有趣的算題

木材與戰爭

營養學 A·B·C 食鹽

露

火傷新治療法

健康論體格

談素描

古印說略

沙發

循環的故事

戲劇學校劇的意義及其研究途徑

性的教育與道德

略談文學

他在來麼？

樊仲雲

果庵

倅生

金聞天

太玄

朱劍心

李長傳

中英

汪吉人

張啓昌

張振屏

古律

錦華

草陰

倉庚

錢輝康

今見

雷迅

吾行

潛之

釜鳴

徐公美

笠庵

漢賢

楊卽墨

每冊一元五角，半年八元五角，全年十六元正

國立中央大學研究部出版

新生命出版社經售

上海郵政信箱九二七號



真知學報 第二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卅二年一月

韓文研究法……………陳柱尊(二)

莊子研究……………李龍漢(八)

孟子正詁(五)……………朱起鳳(一三)

劉宋時期之文藝批評……………楊卽墨(二四)

文房四友考……………朱建新(二八)

金石書編目商榷……………甦生(三六)

日俄戰爭及其歷史教訓(下)……………胡道維(四二)

統計值可靠性之研究……………蕭漢卿(五五)

人類胃底腺壁之微細構造……………柿木愛文(六二)

唐代之土地制度與財政(下)……………鈴木俊(六五)



韓文研究法

陳柱尊

(一) 昌黎先生略傳

欲知其人之文，必先知其人之生平，昌黎先生生平事蹟，詳於新舊唐書，無庸多述，茲刪取其聲華大者。

① 張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謇言無所忌。

②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③ 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

④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

⑤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召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

⑥ 愈性明銳，不諂隨，與人交，始終不變，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恤其家。

⑦ 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指授，皆稱韓門弟子。（以上皆節自新唐書）

由以上七項觀之，則昌黎蓋剛腸俠氣，不畏死，勇於爲義者，學者欲學文，盍先學其爲人乎？

(二) 昌黎對於文與道之責任

士之生世，其對於天下後世負責任愈大者，其人格愈高，彼其視國民人民之疾苦，漠焉無所動於心者，皆小人也。若夫專以一人一家之富貴利達爲責任，而不惜擠斯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者，則姦人之尤者矣。世之小人姦人愈多，則聖賢君子之責任愈大。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孔孟之責任也。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然則韓子之著書，固欲繼孟子而爲之精且詳也。又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後於邪也。此韓子以孔孟之責任爲責任也，今人欲學韓子之文，又必先能以韓子之責任爲責任始。

(三) 昌黎之所師

昌黎以古文起八代之衰，自此以後，爲古文者，孰不宗師昌黎。新唐書云：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逮不及遠甚。夫豈惟皇李，後之學者，皆莫之及也，何也？曰：祇師昌黎而不知師昌黎之所師也。夫孔子師文王周公，而能上祖堯舜，故能集堯舜文周之大成。孟子學於子思，而上能師孔子，故雖不及孔子，而能與子思並。今之學昌黎者，倘能師昌黎之所師，又何患其不昌黎哉？昌黎之師爲何？曰：昌黎之進學解自道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諮殷鑒，信而好古，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外如讀儀禮，讀荀子，讀韓非子，皆著有論說，孟子劉向亦常見稱於其所爲文，知昌黎之所師，於此諸家得力爲最深也。今若欲學韓文，則韓文而外，倘能於上列諸家，熟讀而精思之，終吾身而力學之，雖不即爲昌黎，其去昌黎也，亦當不遠矣。

(四) 昌黎用功之方法

求學貴得其法，昌黎之自道其讀書之法，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夫口不絕吟，所謂務熟也；手不停披，所學務博也；提要鉤玄，則摘擇其菁華以爲日記也。讀儀禮云：於是提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牖，此亦作日記法也。又上兵部李侍郎書云：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維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此

文所謂沈潛反覆磨礱奮發八字，尤足以爲學文者法。

(五) 昌黎爲文之方法

昌黎作文之要訣，最要者有三端：一曰重修養。其答尉遲生書曰：夫所謂文者必有諸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人，辭不足不可以成文。答李翱書曰：將斯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竣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達，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曰：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於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皆以道德之修養爲作文之基本。此讀書作文之最要處。二曰重自立，其答劉正夫書曰：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議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議對曰：無難易，唯其是而已。又曰：用力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又曰：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其與李翱書所謂去陳言，樊紹述墓誌銘所謂古於辭必已出者，皆求自樹立之旨也。三曰不求俗知。其與馮宿論文書云：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娛知者知耳。又曰：直百世以娛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然則今世之士，每作一文，必亟亟焉以求人之譽，恐人之毀者，其於文也，求其能遠乎俗，豈可得哉？

(六) 昌黎用功之次第

昌黎自言用功之次第，莫備於答李翊書。大略可分爲四時期：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是爲第一時期，所以正其本也。此時期以去陳言爲最難。又曰：然後讀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是爲第二時期。此時期力去陳言始徐有所得。又曰：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是爲第四期。又繼之曰：雖然不可以不羣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經過四期，最後乃期之以終身，其成就之偉，不亦宜乎？今之學者，務爲速成之學，苟得一時俗人之譽，則爲然自足，不復問學矣，何其相去之遠耶？

(七) 昌黎文之脫胎變化

昌黎爲文，既重自樹立，去陳言，然絕不瀉藉古人，亦談何容易，要在善於脫胎變化，推陳出新，化古人之言爲我有耳。韓子於古之文人，最稱道司馬長卿揚子雲，亦以二子能善脫胎耳，然韓子脫胎之法，實視二子爲尤高，余昔撰證韓札韓諸篇，論之詳矣，今惟錄原道一篇以當隅反：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此起法蓋本於禮記中庸篇。彼文云：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先明術語之界說，而後立論，實最善之文法，故韓子祖之。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

所謂道德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此段蓋本於莊子駢拇篇，茲略錄之如下。

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藏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愈兒，非吾所謂藏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藏者，非仁義之謂也，藏於德而已矣；吾所藏者，非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此昌黎之文所從脫胎，其痕迹顯然矣。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屬其愚於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勸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此段蓋自墨子辭過篇化出，茲略節墨子文如下：

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莢，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

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以爲民衣。

古之民未能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王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

古之民未能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

觀此，則昌黎此段之文，乃馴從墨子改易而出，蓋非誣矣。其連用十餘『爲之』二字，又本於莊子法法篇連用數『爲之』字，彼文云：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

其歷陳聖人之功，則本之孟子滕文公篇好辯章，彼文云：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此孟子歷陳聖人之功也，與許行章略同。孟子歷陳聖人之功以明己之不得不闢楊墨，昌黎歷陳聖人之功，以明己之不得不闢佛老，其揆一也。

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此亦本於孟子滕文公篇許行章。彼文云：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孟子旣陳相之變而爲夷，昌黎慨中國之人胥而爲夷，其義一也。

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禹以是傳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此文殆本於莊孟，莊子大宗師篇云：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舜役，舜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孟子盡心下篇云：

『由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蓋昌黎之文，其意則取自孟子，而文法則以人名連環而下，乃本之莊子。惟莊子之文逆推而上，而昌黎則順數而下，逆順之勢既殊，則世之知者遂

少耳。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燼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此亦本於孟子滕文公篇。彼文云：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終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兩句，則出於孟子「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簡省之。昌黎之意，猶云佛老之道不塞，孔子之道不流，佛老之教不止，孔子之教不行也。距楊墨，放淫辭，即人其人火其書燼其居之所本也，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則不至於率獸食人人相食矣。此亦略本於孟子梁惠王篇，人皆謂我毀明堂章。彼文云：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詩云：矜矣富人，哀此鰥獨。

夫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故明先王之道，亦莫先於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若其全篇之大意，以農工商與士皆屬先王之道之教之內，亦本於孟子。孟子梁惠王篇齊桓晉文之事章云：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蓋孟子之所謂王道，所謂仁政，實莫要於使士農工商四民各能安其業，故韓子本之云：其民士農工賈，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提出易明易行四字，最足以明孔孟之道，以農工商及麻絲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屬先王之道之教之內，尤爲卓識，中國之弊，正坐預農工商等於道與教之外。昌黎之識，豈專以高談性命爲道者之所能知哉。

韓子嘗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則其視兩漢之後之文不足師也明矣。然竊觀其文，說貽於魏晉六朝者亦頗有之，如答崔立之書最後一段云：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研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必將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幾別也？又謂勅者果誰哉？再刻之刑信何爲也，士固信於知己，徵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此文蓋本於曹子建與楊祖德書。彼文云：

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動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漸，特惠子之知我也。

韓文之脫胎於曹氏，且背其結段，尤易見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過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推移，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此文最有聲色處，是爲我弔望諸君之墓一段。然此乃從陶淵明贈羊長史詩而來。陶詩云：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聖賢留餘迹，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城百兩去，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復俱。路若經南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策芝離復采，溪谷久應蕪。（下略）

則韓文從陶詩路若經南山數句脫胎而出，甚顯而易見矣。其他尙不勝枚舉。若夫諫佛骨表之出於尙書無逸，送窮文之出於揚雄逐貧，人所共知，無待贅言矣。

（八）昌黎之文體

爲文最要知體例，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而士衡文賦亦云：詩緣情以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

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兩家所論，大略相同。昌黎集中各體，多與之合，且昌黎之文，詩賦而外，大略可分四體。一，氣盛言宜，不假雕琢，如五原及與人書之類是也。二，煒曄譎誑，雜以嘲戲，如贈序及送窮文等是也。三，鉤章棘句，詰屈聱牙，如碑銘之類是也。四，閑雅潔淨，務求易識，如表狀之類是也。此最爲得體，後之學韓文者，概以艱險求之，未爲能知韓文者也。

（九）昌黎之詞藻

劉孟塗云：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爲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爲之，則情深而文明；自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閑肆，故敢推陳出新，徵引波瀾，經緯鑿石，以窮極聲色。又云：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此論韓文之詞藻，最當注意。蓋古來之學韓文者，多違此也。

（十）昌黎之文派

昌黎之文，包羅萬有，後之學者，各得其一端，便足名家。蓋李習之得其平易；皇甫持正得其艱險；孫可之得其拗折；歐陽永叔得其神韻；王介甫得其精潔；曾慥生得其雄直；其他則浸淫韓氏，所得各有淺深，然欲求其能與此數家者相頡頏則希矣。

莊子研究

李龍漢

莊子一書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從晉代的郭象起，到清代的郭慶藩止，曾做了不少研究莊子的工作；有的沈醉於他理想的逍遙世界，而忘了現實的人生，如魏晉清談者流；有的震驚於他文思的浩瀚，一意模倣他的警詞辭句，如唐宋八大家。然而對於莊子思想的綜合研究，至今仍是鳳毛麟角。胡適之批評莊子哲學，說：

「總而言之只是一個出世主義，因為他雖然與世人往來，却不問世上的非善惡得失禍福生死喜怒哀樂……一切只是達觀，一切只要正面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雖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樣，設光見地，處處都要超出形骸之外。這便是出世主義。」

中國哲學史大綱

這是根據實證哲學的立場而下的批判。但是莊子根本是不求實用的人；因他的不求實用而說他是出世主義者，恐怕偏於主觀，不能算是持平之論吧。朱謙之說，莊子以「無知爲出發點，推論到他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政治哲學都只是一種虛無思想。所以虛無主義，就是這一派的最終目的。以後魏晉哲學就是完全受這派的影响。」莊子研究莊子的哲學思想的確受着老子的影響，但是決非以老子的「無知」爲出發點而反對知識。天下豈有明顯的剖析：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谷；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雖然無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闕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肆，深閤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遇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這兩段表明老莊雖同爲道家，思想却非盡合。老子以爲我與宇宙是相對的

主張「不毀萬物爲貴」，「取虛」，「曲全以自守」。莊子以爲我與宇宙由「一」衍化而出，所以「萬物畢羅，莫足以歸」，他看生死是一樣的。老子以爲宇宙是無情的，注重現實，由清心寡欲而達清虛之境。莊子以爲宇宙是有情的；自我的生命充塞於宇宙中，所以能「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老子重視自我的充實，對宇宙取互對的態度，所以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谷」，「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莊子以爲自我與宇宙本是一體，根本不用對付，所以「能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所以莊子的哲學思想，並非完全與老子的思想相同，却是由三種關係孕育而成的。一方面有老子的啓示，一方面受自然地理的影響，一方面又有混亂的時代背景。從這三方面考察，才能得到莊子思想的淵源。

一、道家思想的啓示 莊子是楚人。楚國的思想制度隨在與北方中原不同。有人以老莊等爲南方哲學思想的代表，然而南方所以能產生這派思想先驅者，當然要溯到開國的熊繹。熊繹開國後，不從周制，另立令尹等官，不立宗子，只是因地制宜而創行新的設施。這種因地制宜的辦法，就是道家「上者因之」的思想。楚國能與北方宗周諸國抗衡，可說是實施道家思想而得的結果。集南方道家思想的大成的是老子，莊子在統的方面當然受著老子思想的啓示。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也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无言乎？既與謂之一也，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齊物論「一」即爲宇宙的本體；這種研究

宇宙本體的態度是南方道家所發現的。

二、自然環境的影響 楚國雖然僻處蠻荒，却是物產豐富，生活優裕。北方諸國戰爭頻仍，盜竊橫行，許多政治家才創造禮樂刑法來遏止私慾的發達。南方思想家崇尚自然，無爲而治。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莊子說：「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法家爲老莊生長於南方得天獨厚的社會中，不見民間彼此有智巧利計的行爲，才排斥北方功利思想而欲求無爲之治。

三、時代的影響 戰國時政治上無日不紛爭，國際間無時不攻守征伐，學術上無人不爭執是非。莊子慨歎於思想的混亂，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審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天下爲情感廣博的莊子，自然看不慣亂離迷罔的情形，而生救世的心思了。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矣。」應帝王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應帝王

這種主張，由積極方面看，是根據道家不爭的歷史觀與當時物富民阜的楚國環境而形成的；由消極方面看，北方的禮刑制度並未達到天下治平的目的，所以才主張無爲而治，欲使人人能逍遙自在。莊子的學說是以人間爲

本位，針對當時紛爭的社會，希望能喚醒世人各建自己的逍遙世界，人間就沒有爭競了。

明白了莊子的學說思想不是消極厭世的，而是積極救世的，我們可以進而探討他的宇宙觀、知識論與人生觀。

宇宙觀 道家哲學以宇宙本體為出發點。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說：「夫道覆載萬物者也，照臨明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老子只說宇宙本體是「道」，是「無」，並未說明「道」即「無」的所以然。莊子却把這所以然的道理寫得無遺：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也，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無我則已有無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而天下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

從宇宙現象上看，的確各個個體是相對分立的。但是從宇宙本體上看，萬象都是絕對相同的「道」。用現代科學術語來說，宇宙本體是原子，宇宙由各個個體原子結合而成；每個個體分析到最後的結果仍是相同的原子。所以莊子說：「道惡乎往而不存。」^{齊物論}「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天神地，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大宗師}可見「道」就是宇宙的本體。物我不過是道的差別現象；物我能各隨其天而過生活，那就是合於道的生活

，而不自知為道理所包。齊物論就是發揮宇宙本體，所以篇首就表現「道」：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南郭子綦已入忘我之境，已與本體混而為一，所以「似喪其耦」不知有對待的世界，這就是道的本體。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齊物論

道既是宇宙本體，而宇宙本體是不止息的，時時刻刻在方生方死之中變化。應付這種萬殊的變化，只有順其自然，以不應付為應付，才能全應付，才能「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得其環中謂之樞。所以宇宙本體，在靜的方面是「道」，在動的方面是「道樞」。莊子看本體雖一，而一刻不停的在流變；宇宙本體的演變為萬物，完全循着「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環中軌道。

知識論 戰國時諸子百家各以自己的知識為登峯造極，欲用以治世。莊子覺得這些人只認識了宇宙本體的片面，他嘆為「道術將為天下裂」；求知以致用根本是一種迷罔的態度。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

已也。」養生主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人間世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罔罟晉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頏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其所不知，而莫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審，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是以大亂。」臣弑

求知致用，是大亂的根源。但是知識的本身價值，莊子並不加以否認。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責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閉言是非。許由曰：而奚爲來軋？夫堯既已豎汝以仁義，而累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異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異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異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鑿鑿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黹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聖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大宗師

意而子是追求知識的代表，許由是真知的化身，竟是以知識爲定善惡是非之標準的信徒。所以意而子見堯後，莊子說是「豎汝以仁義，累汝以是非

」，時時有仁義是非的打算，不能達到真知。意而子要勉強用鑿鑿的功夫以求真知；許由教他不要有仁義是非時空大小的觀念，不從利害上打算，即可遊於爲知識而知識的真知境界。這種純粹的真知才是有價值的。

真知的目的只在於心中了解：「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顫，口微爲甘，心微爲知，知微爲德。」外物爲如果求知致用，那末「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壽，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齊物論真知無所謂是非，無所謂大小，因爲知識的本相是「一」，是「道」，是在環中循環無盡的。對於他人的是非，只要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亦是之，絕對不應該從事爭辯。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勝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勝我，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惑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齊物論

所以莊子所主張的真知是自得的，不是切磋推蔽反覆申辯而來的。這種極端排斥實用知識的論據，確是過於偏激；不過戰國爭奪攻伐的混亂情形，